

# 听雨入梦

□陈自川



数年前,到川南仙峰山,这是大学毕业工作的第一站。山高路远,这话一点儿不假。仙峰山是宜宾市的第二高峰,山顶常年仙雾缭绕,如天上宫阙一般。抬头仙峰山高,低头沟壑纵横。那年七月,从开江出发,火车、汽车行驶两天才抵达目的地。刚刚下车,一阵冷气袭来,穿夏装的我们,不由自主地打个寒战。

“我是望北,几年前在这儿工作过,请问你知道新华厂吗?我要找这个地方。”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。我迷糊得直哆嗦,这么大一个地方在世间消失了吗?对面过来一个人,一下子把我撞倒在地,滚到下面沟渠,全身污水。突然醒来,方才明白那是梦,居然又梦到仙峰山。伸手摸胸,全是汗水,再摸眼睛,全是泪水,泪水和汗水一起淋湿惊梦。侧耳倾听,窗外传来春雨的滴答声,极富穿透力,从不锈钢窗旋入耳中,隐隐透着一股寒凉。

不得不起床,衣被皆湿,唯有沐浴换被才舒服,记不清这是多少次三更半夜洗澡。特别是春天,晚上下雨,每年都会出现一两次这样的梦境,不是回仙峰山,就是在参加高考。梦醒后,隐隐作痛,睡意全无,大脑一片空白,睁着眼睛凝视天花板的黑暗。

我索性起床站在阳台上,欣赏凉城夜景。已是寅时初刻,雨仍在下,从十八楼往下看,无数水晶线在空中闪光,除了雨声,就是寂静,或许整个开江县城此时只有一人凭栏而望。把手伸出窗外,温润的感觉顿时袭遍全身,恍然跳出三界外,仍在五行中。一辆出租车驶过,溅起的水花,正好溅在“田城开江 诗与远方”的大字上。

目之所及,无非水墨夜开江。深吸一口气,一股泥土腥味扑鼻,才明白我的根在凉城这片土地上。细细地品,似乎闻到嫩叶的青涩,还有不知名花朵的微甜。这份纯净,不妨再吸几口,梦里的惊恐与不

安,全在唇齿间融化。

轻轻钻进被窝,怎么多了一个人?一摸,是么儿,他属猪我属猪,此时,他睡成猪,用劲推他一把,还是如猪。儿子火气重,全身如火一般,挨着他皮肤都烫,微微隔点距离。呼吸声、敲窗声是那么亲切、那么安静、那么和美,简直比老家峨城山下的陈家沟还要幽深,似乎全世界只有我与稚子。挡雨板、防护栏、玻璃窗都成为发声器,此起彼伏,变奏万物生长的交响。想起少年时在峨城山听风,风过竹林,像一群身着绿纱的精灵,在竹梢间穿梭时留下的细碎私语,风过树林,像无数把大小不一的提琴,被一只无形的手拉响,风过山顶,像一管被岁月折断的骨笛,吹出千年未尽的呜咽。听着雨声,刚要入睡,又被一声打栏声吵醒。不如起床把房门打开,把洗手间门打开,让三个方向的声音全部闯进来,居然囫圇地睡着了。

煤油灯下,正在做作业,一阵狂风掀开窗户,吹灭油灯。二姐急忙去把窗户关紧,又找来火柴点灯,这时雨从天而降,倾倒在我家瓦屋顶,像千万颗细小的银珠,蹦跳着、滚动着,汇成一片清脆而密集的碎响。突然,一滴水打在我的脸上,一滴水打在姐姐的鼻子上,姐姐不说话,看着我发笑。此时一声惊雷,炸得我全身颤抖。再次从梦中醒来,梦境无比清晰。想想人生几十年,该受的苦不再是苦,现在还有何苦呢?只是日复一日地在简单中读书写字,不该梦到如此情形。难道是白天想过在五年前过世的姐姐?从小学到高中,我们都是同一个班,一起学习一起成长,长大后天各一方,或许是对她的怀念吧。

不知何时,雨停了,天亮了。儿子何时起床的,不知道,起身穿衣,家里空空荡荡的,只余鄙人。再到阳台,金乌升空三竿,路面干干净净,行道树青翠换装,峨城大道车水马龙,喧嚣的一日正在上演。

# 桃花

□朱柳

趁春色未阑,想写写桃花。一见桃花,我的笑容都有声响了。

红的、粉的、紫的……我最爱粉桃。细看花容,瓣边如针针红锦,蕊心似点点鹅黄,身着一层薄薄绯纱,胭脂盛妆,醉如贵妃。这般模样,实在令人称道。

素来心怀家国的少陵野老,见了她,也一改沉郁的笔触,柔情吟唱起来:“桃花一簇开无主,可爱深红爱浅红?”孟浩然续道:“丹灶初开火,仙桃正落花。”王维又写:“春来遍是桃花水,不辨仙源何处寻。”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太白也来为桃花扬名:“桃花流水窅然去,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”他们不说桃花有多美,只把桃花比作仙人。

皮日休对桃花最是推崇,称其为“艳中之王,花中之花”。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,题目便见其偏爱,为何不是梨花、李花、杏花,偏偏是桃花?想象一下,“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”,那会是怎样的场景?像梦一样?

还有唐寅的《桃花坞》,爱桃花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

而流传最广的,当属崔护那句: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只这一场念念不忘,便让桃花与情思紧紧相连,“人面桃花”成了千古文学情结。

世人打趣异性缘好的人,就说其走桃花运。桃花运,纷纷扰扰,未免显得俗气。但桃花并不恼,撑腰反问:生在尘世,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呢?瞧吧,桃花就那么生动,那么坦诚。

人说山花烂漫,这正是会取真韵了。正如张大千画荷,齐白石画虾,郑板桥写竹,王羲之书法,贝聿铭筑造……此中有真意,欲辩已忘言。欲胜,更是妄言了。谁能比得过本真之美?

所以,山野乡间的桃花才最撩人。掺杂袅袅炊烟,屋舍青瓦……便自如诗画,曼妙非常。

市区的桃花呢?受车尘、废气、喧嚣……惊扰不少。脸庞消瘦,零落地开着,像营养不良似的,胆子也小,好没精神,好小家子气。明明是桃花,却不像桃花。

桃花之美一定是舒展的、热闹的,甚至是霸道的,是一眼看过去就被吸引住,你的目光不偏不倚,一心一意。

看见桃花,还想起那个十几岁,来自乡野的女娃。

初见她时,她刚好在桃花树下。秀发如瀑,拿一把小木梳,细细地梳着,背后菜地正冒青苗,身旁鸡鸭涣散。她一边梳头,一边唤声将家禽归拢入圈。

桃花那么美,她比桃花还美。

看见了我,她就冲着我笑,笑得清甜,那笑容钻进我心头,冒着香气。

她清丽的脸庞,天然地晕着两腮红晕,正像桃花。

这样的桃花,开在乡野。爬坡上坎、打柴割草、锄地种菜,一点儿也不娇气。

父母怜惜,不愿她多做粗活,她更体恤父母,抢着活儿干。她瘦弱的身躯,一点儿也不输男子的坚韧。

冬去春来,她出落得愈发娇艳动人。

无人不夸赞她的容貌。

她不识字的母亲就说,她出生那天,屋前的桃花,开得好咧!

我们就笑道:原来,她正是桃花仙子托生的呢!

熟络之后,我一有空就跟着她。她去井边担水,我跟着;她去山里放牛,我也随着。她放牛时,牛在山坡上悠闲地吃草,她也不闲着,拾掇着木柴,或割一大背篋猪草。

花开的季节,她还顺手给我编个花篮、花环。跟着她,我尝到不少或酸或甜的野果。马桑果有剧毒不能吃,野地瓜香甜又安全,刺梨浑身带刺,拐枣弯弯曲曲,都能放心吃……

我一直很纳闷,她为什么不上学?

“是父母不让你上学吗?”我终于忍不住开口。

她连忙摆摆手:“我读不进去书。”向来粲然的她,神情一下子变得黯淡。

“我本来是喜欢读书的,读到五年级时,突然生了一场大病,花了家里不少钱。”

“哥哥们学习比我好,母亲体弱,父亲年纪也大了,肩膀挑不动了,所以……”她突然别过脸去。

“父母本是想送我上学的,村党支部书记也来劝过我,我自己不上,他们拗不过我……”

我也跟着难过。

我说:“你还想读书吗?现在读书不怎么花钱了,你成绩好,学校还奖励你呢!”

她一愣,有些欣喜地问:“真的吗?”

“是真的。”

“不不不,我早已跟不上学习了……”

我握住她的手,笃定地说:“你这么聪明,一切都来得及。”

“走,我们去和你家里人谈。”

她犹豫了一下,咬着嘴唇,慎重地点了点头。

第二年春天,桃花如约绽放。我俩手牵手,一起走进了江中校园的大门……

这么多年过去了,那一树桃花呀,那一朵桃花呀……一直开在我心头。